

发展一种后现代的稳态经济 (上)

[美]赫尔曼·达利 王俊译

引言：如何实现大转变，有四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身处何处？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想去往何处？我们如何去？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基本问题先给予简短的回答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从广义上讲，文章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围绕每一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满的世界，却仍然好活在一个空的世界。向地球文明的转变需要适应这样一个满的世界，相关讨论见文章第 I 部分和第 II 部分。

我们将往何处去？在这样一个满的世界中，不断增长将我们带入一个浪费式增长和生态可能崩溃的时代，相关讨论见第 II 部分和第 III 部分。

我们想去往何处？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发展一种后现代的稳态经济（一种追求质的发展而非量的增长的经济学），它的特点是长久，充足和公平。相关讨论见第 IV 部分和第 VI 部分。

我们如何去？第 IV 部分讨论了两种都有缺陷的发展策略（经济帝国主义和生态还原主义），以及一种更好的选择（稳态经济）。第 V 部分给出了发展一种后现代稳态经济的十个具体政策。

I. 基本视角：经济是生态圈的子系统

当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时，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经济学和生态之间不存在冲突。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让经济得到增长，与此同时还要保护环境。”今天还有很多人这么说。这是事实吗？可能吗？

尽管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但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它“确实”把重新分配和总量增长混淆了。通常总是存在更好的分配方法，即用更多想要的东西来换取减少不太想要的东西数量。这属于微观经济学。相反，总量增长则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多，衡量标准就是GDP。这属于宏观经济学，也就是这里讨论的增长含义。

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是更大生态圈的一个开放子系统，而生态圈是有限的，非生长的和物质封闭的（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尽管它对源源不断但是非生长的太阳能吞吐量而言是开放的。从物理维度上讲，经济增长就是把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物质和能量整合到自身当中。那么，按照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它必须向生态系统索取，也就是把物质和能量从之前的自然用途那里转移出来。因此，人类经济体系的发展（人口和商品增长）就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之前的表述是错误的，经济的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明显存在现实冲突。

经济是生态圈的子系统也许太过显而易见，没人去强调它。然而反对观点却常常占据上风。例如，“正如政府白皮书所强调的，环境是经济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恰当地整合进其中。因此，不可错过任何使经济得到增长的机会。”恰恰相反，经济才是生态圈的一部分，它是有限的和具有熵的特征。因此，必须将经济放进生态圈整体中进行考虑，这样我们才不会漠视增长的极限。

这种冲突对经济学而言重要吗？一些人认为不重要。

一些人认为，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空的世界中。在一个空的世界中，相对生态系统而言，经济作为子系统其规模相对很小，而且我们开采和耕作技术不是非常发达，人口也不多。鱼类繁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捕捞速度，树木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伐木的速度，地壳中的矿产储量丰富，因此自然资源实际上并不稀缺。在空的世界中，经济增长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存在冲突在经济上说得通，即便从物理学角度上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把空的世界变成了满的世界，而在满的世界中，生态系统则是稀缺的。这种转变发生的如

此迅速，正是爆炸式的指数增长所带来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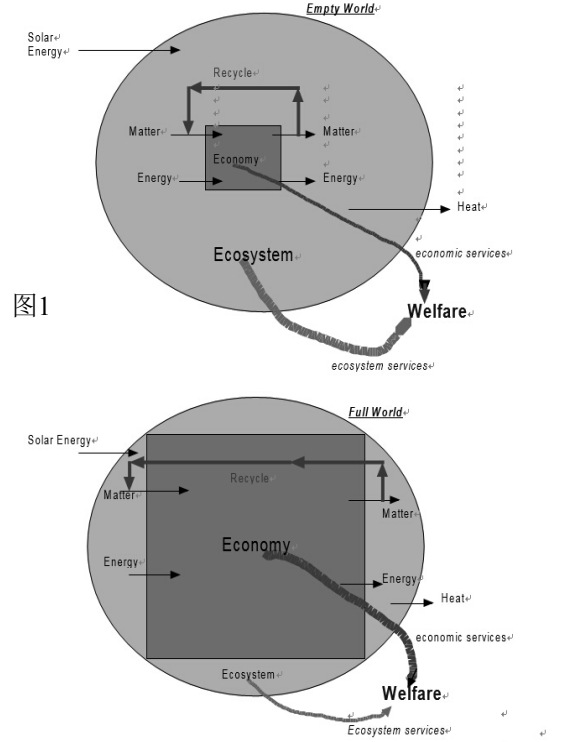
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看法（见图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在空的世界时代发展起来的，而且仍然包含了许多那个时代的观点。但是所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形态，其首要目标都是追求增长，空的世界已经迅速变成了满的世界。在这几十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三倍多，从20亿增加到了超过70亿。牛、鸡、猪和大豆植物和玉米秸秆的数量也大致相当。汽车、建筑物、冰箱和手机甚至增长得更快。所有这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被物理学家称为“耗散结构”。其存在和复制需要一种代谢流动，一种吞吐活动，即从生态圈获取低熵资源开始到把污染性的高熵废物返还给生态圈结束。无论是起始还是终结，这种代谢吞吐都给生态圈造成了破坏，对人类繁殖和财富的生产和保存而言，这都是一种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代价。直到现在，从经济学理论那里还是找不到这种代谢吞吐的概念。而且即使到现在，其重要性仍被大大低估，尽管尼古拉斯·乔治·库根和肯尼斯·伯丁对此做过重要表述。

要认识代谢吞吐概念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就会引出热力学定律，而这些会给增长理念带来不便。如上所述，热力学第一定律从量的角度指出了环境和经济之间在物质或能量转换中的守恒关系。而第二定律指出，经济学对低熵资源的开采和高熵废物的排放会给环境带来质的损害。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又给经济扩张和环境保护之间增加了一种冲突，即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给可持续的生态圈带来了混乱。并且，由经济活动造成的混乱给生态系统的复杂相互依赖特性造成了损害，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另外一种否定增长和环境之间存在冲突的常见观点认为，GDP衡量的是价值，因此它并不一定会给环境带来什么具体影响。GDP的确用来衡量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汽油的美元价值是一个具体的数量值。按照美国新近油价，一美元大概能买到四分之一加仑的汽油，而按照当前国际油价，一美元大约能买到半加仑汽油。GDP就是所有这些购买用途的“美元价值”总量，因此它是具体数量的价值加权指数。GDP当然不能完全与资源吞吐相关联，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哺乳类生物（mater-dependent creatures）而言，这种关联是程度非常高的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因此，我们很难将资源吞吐从GDP中完全“抹除”，即使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和期望结果如此。

想想经济的投入产出矩阵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些局限。它表明，几乎所有层面都需要从其他层面中获取投入，而且给其他层面带来产出。为了生产，这些投入需要新一轮的投入，等等。经济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增长，不是像各个层面松散地混合在一起。虽然信息和服层层面拥有大量可投入的资源，但除了产业内相互依赖的这种供给局限以外，还存在“辞典编纂式的需求排序”（lexicographic ordering of wants）这样的需求局限。如果一开始盘子里就有了各种丰富的食物，我们就不会在乎网络中上百万菜谱中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所有通过替换来不断降低GDP最终商品清单上物紧缺程度的政策而言，这种辞典编纂式的需求排序带来了新的麻烦。杰文斯悖论告诉我们，更多更有效率的事情反而会让资源消耗得更多。这并不是否认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或者改善伦理优先性的现实可能性。但是这些表明我们需要质的发展，而且GDP通常不会考虑这一点，它主要反映量的增长。

GDP反映昂贵而且有益的活动，生态经济学家却认为这并不是我们急需的东西。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增长指的是物质通过增加或者吸收而产生的规模增长，而发展指的是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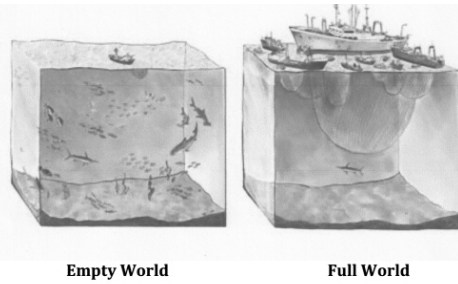


计、技术或者伦理优先性方面的质的提升。生态经济学家提倡发展而非增长，即质的提升而非量的增加，而且这种资源吞吐上量的增加超出了生态可持续的限度。假使不存在这种区别，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在质的发展和环境之间就不存在必然冲突。我们更应该将不同的名字赋予不同的事物。GDP核算把增长和发展，代价和收益混淆在了一起，这个数字混淆的东西多过它能说明的东西。

II. 从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限制因素已经改变

当熵的吞吐变得太大，它就会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或者超出自然吸纳废物的能力。那是一个重要信号，即我们生活的不再是一个空的世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满的世界。由于一个世纪来的增长，稀缺的基本状况已经发生了逆转。自然资源流动现在成了稀缺要素，而劳动力和资本现在则是相对富足的。

图2



这幅简单的图很能说明问题。它告诉我们，过去的捕捞受限于渔船和渔民的数量，现在则受限于鱼群数量和鱼群再生能力。增加渔船并不必然能够提高捕鱼量。限制因素不再是渔船这种人造资本，而是剩余的鱼群数量及其栖息地这种自然资本。

经济学的逻辑是把投资于限制因素。经济学逻辑没有发生改变，但限制因素本身却发生了改变。过去那种建造更多渔船的经济政策现在变成了浪费，我们必须要在自然资本上进行投资，因为它现在变成了限制因素。如何做呢？一是要减少捕捞，让鱼群恢复到以前的数量水平，并且通过其他措施如休耕来恢复地力。一般而言，还有2014蓝色星球奖的其他获得者如哥斯达黎加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INBio) 和Janzen教授及其同僚倡导的恢复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

本期主要内容

发展一种后现代的稳态经济 (上)	第1版
一位九十岁老人的心声	第1版
对西式GDP崇拜的哲学反思 (中)	第2版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阿伦特	第2版
美国西部的静美人——克莱蒙	第3版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 (九)	第4版
后现代宝珠 (下)	第4版

可持续利用的举措。不仅限于鱼类，对于其他自然资源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

伐木生产受限于什么？电锯、锯木厂和伐木工人，还是剩余的森林数量和树苗的生长速度？灌溉农业的庄稼产量受限于什么？水管、洒水器和水泵，还是蓄水层的数量、补注率和江河的地表水流量？

原油的开采量受限于什么？钻探设备的数量，还是剩余可开采的石油储量？

所有化石燃料的使用受限于什么？开采设备和内燃机，还是大气吸收温室气体而不会导致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能力？无论如何，自然资本而非人造资本才是限制因素。

我认为，这些例子尽管还没有得到证实，但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限制因素不再是人造资本，而开始变成剩余的自然资本。传统的GDP增长是基于人造资本存量，因此在满的世界中它开始变得不经济 (uneconomic)，因为在满的世界中，自然资源作为互补要素开始变得有限。

限制要素自身的变换，即这种新模式的稀缺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家又作何回应呢？有三种。第一种是忽略它，继续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空的世界。第二种是假称GDP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数字 (ethereal angelic number) 而不是数量总和。第三种方式是，自然资本不能取代人造资本而变成限制因素，因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可以相互取代。如果要素是互补的，其短期供应才可能受限。因此，即使自然资本现在要比过去有限得多，在他们眼中也不是问题，因为新技术所展现的人造资本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资本“近乎完美”的替代品。

技术的提升尽管可以减少资源使用的浪费，也使资源循环利用更容易，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变革（资本或者劳动力）取代或者替代正在转化的资源流动如何成为可能？仅仅依靠增加厨子和烤炉，我们就能够只用一磅的材料做出十磅的蛋糕吗？而且，在不消耗更多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制造更多资本（或者劳动力）？在声呐设备上投资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剩余鱼类，但我们很难说，它就可以很好地取代大洋中的更多鱼类。当鱼类都消失的时候，渔船及其声呐设备又价值几何呢？

III. 增长的极限和满的世界中经济的最大规模

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空的世界转化为满的世界包含了成本和收益。

从经济到福利所示的棕色箭头代表经济服务，也就是从经济中产生的收益。在空的世界中，它所占比重很小，但在满的世界中，它所占比重大。它的增速是递减的（作为理性存在，我们会首先满足最迫切的需求，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增长代价就会表现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萎缩（绿色箭头），它在空的世界中所占比重很大，但在满的世界中所占比重很小。当生态系统被（下转第2版）

一位九十岁老人的心声

小约翰·柯布 博士 王心果译

今年我已经90岁了，我有两个漂亮、聪明与可爱的曾孙，我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

让我悲哀的是，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个差不多像我出生时那样热情好客或是像那时那样充满希望和有美好前景的世界。

所以我决定，在我走之前想做一件事情，即帮助不仅是为了这里或那里的环境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更是要为生态文明奠定基础。

为此，我和其他人代表我们这个星球，正在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跨学科会议（即第10届国际杯特海大会暨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2015年6月4-7日，波莫那大学。会议详情请登陆<https://www.ctr4process.org/whitehead2015/event-registration/?ee=10>）。通过我们

将聚集一堂，讨论80多个不同的主题（圆桌议题），这些主题都专注于生态文明所需要的诸多基础，这种生态文明与我们当前所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截然不同。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呢？我意识到我们已经错过了通过改变我们的行为就可以阻止地球大范围衰亡的关键点。因此，尽管阻止大范围灾难的发生为时已晚，我们现在在改变和努力却还不算太迟，至少可以因为有所准备而降低灾难发生时所带来的伤害程度。

我相信，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方向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我们不能用那些导致环境和社会衰退问题产生的观念来解决它们。

这些观念至今仍潜藏在我们的思想中，它们源于发展于十七世纪的自然观。那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

们把斯特拉斯堡时钟作为他们理解自然世界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大家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理解为是机器上的零部件。

将有机体还原成机器有助于带来科学的巨大进步。但是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人类本来被理解于外在于这个巨大的机器。达尔文以后，学者们开始将人类作为其中的部分来研究。

当然，尽管教授在教学中暗示他和他的学生都是机器，但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教授肯定不会认为他就是机器。但是他仍然在他的教学中采用这种假设。

大概没有一个以前的文明如此系统地教授那些已知是荒谬的知识。不幸的是，我们的集体行为表明，“自然即机器”的抽象命题是一个具体的真实。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视角来理解自然，我们就不会

允许农业或肉类生产的工业化。如果我们要建立生态文明，就不能继续把人类、其他动物以及地球本身视为机器的零部件。

如果我的曾孙们有任何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们以及其置身于其中的文明就必然肯定自身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性。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世界观。

这意味着变化是根本的。例如，我是一个哲学家，我认为健康的宗教关注的是对世界的忠诚，而不是逃离世界。

我和其他人一样，是当代经济体系的参与者，但是我认为经济必须被重新定向以创建一个繁荣兴旺的生物圈，这种新的经济观与目前专注于消费主义和经济增长的经济观截然相反。

我是学界中人，我高度评价现代学术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也认

为，大学应该鼓励教授们寻求并分享那种如何在备受威胁的地球上生活与行动的智慧，而不是在大量不相关的话题上简单增加信息。

最近，一张图片给了我启发，里面似乎包含了许多我多年来想说的话。

在犹他州南部地区，山杨占地超过一百英亩。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一片巨大的树林，但实际上它是一棵单独的树——有着相同的基因，共享同一个根系。所有看起来好像是单独的树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当这个有机体的任何一部分需要营养，其他部分都会提供帮助。

它被命名为潘多，潘多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生物。团结使得它们在巨大的变化和灾难来临时能够存活下来。遗憾的是，它们今天却因为人类活动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也许，如果我们让人类从潘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和世界，并且以它作为模型，而不是以斯特拉斯堡时钟为模型的话，我们就将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如何与他人、与地球建立联系观念，而这些观念不仅重要且有价值。

也许，一起可持续地生活——人类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将被认为是头等大事，远高于只是增加极少数的财富。

也许，我们将会制定出适合这种有机和关联思维方式的政策。也许这非常值得试一试。

也许，即使已经90岁了，我依然能够为倡导这种改变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如何，这都是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真正想做的一件事情。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叢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寶兒 安樂哲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顧問：葉秀山 叶朗 朱德生 周桂錕 乐黛云

对西式GDP崇拜的哲学反思 (中)

——一个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治河 博士

然而，尽管西式GDP如此荒唐，如此千疮百孔，尽管它受到后现代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世界范围对GDP的迷信仍然没有消散，GDP的权威依然坚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执著GDP，按照《GDP的起落》作者的说法，“不论是对美国利合众国还是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健康的关键性的国家指标，GDP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中国，强调“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的人也不在少数。许多经济学家依然在梦想着GDP的“永远增长。”

为什么GDP崇拜如此顽固呢？GDP是如此重要甚至已经在主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生活。为什么这样一个人造的，抽象的“虚构的实在”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绑架了我们的生活呢？

自然，资本的驱动，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作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从哲学上看，GDP背后的哲学思维依然强势，不能不说是另一重要原因。因此揭示和颠覆在背后支撑GDP的哲学思维就显得很有必要。

GDP崇拜的哲学基础

1、GDP崇拜是机械思维的产物

GDP崇拜的背后是机械思维在作祟。换句话说，GDP崇拜是现代机械思维的产物。

所谓机械思维，是一种漠视内在关系的思维。它源于牛顿机械世界观，牛顿力学假定世界是由分散的，独立不依的个别实体构成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外在的。也就是说，实体的存在与他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之故，视关系为外在的，是机械思维的一个核心特征。所谓外在关系是把关系看作是一事物的偶然性的存在。“该关系发生或不发生并不影响该事物的本质性的特征。”如同构成机器的齿轮和杠杆被认为不受机器变化着的运作所影响一样，机械思维认为事物不受事物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这种思路下，“经济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商品交易的过程，它仅仅涉及货物的生产和交换。”土地、空气、水也被看做外在于市场和经济的。洛克就把土地视为“免费的东

西”，谁爱用谁用。

这种机械思维在根底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它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以美国的医疗制度为例；美国的医疗主要的精力和资金花在所谓急性治疗上，而不是花在疾病的预防上。花在急性治疗和利用高科技治疗疾病诸如心脏病的费用节节攀升。在机械思维眼里，由于暴饮暴食，缺乏锻炼和紧张压力导致的动脉的恶化是在视野之外的。“巨大的努力走向症状，很少努力走向诊断和处理原因。”

正是在现代机械思维方式的引领下，GDP崇拜唯GDP首是瞻，一门心思追求物质财富增长，轻视精神文明，忽视正义，蔑视自然，抛弃传统，遗弃文化，搁置人们的情感，搁置美。因为在GDP崇拜者眼里，这些都是外在的，与物质财富的增长无关，因此理所当然地不予考虑。甚至连人们“自由的时间”，“闲暇时间”也被看做是对繁荣的威胁而不是实现繁荣的形式。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学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需要”重新省察200年前的基础性的假定。”因为在第一次启蒙已经过去数百年之后的今天，不仅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就是物理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已走出了启蒙时代的原子主义。当代物理学的靴祥理论业已证明事物之间联系的普遍性。即使原子也不是非联系的、自存的，何况人了。个体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在“看不见的关系之海”中游泳的。

2、GDP崇拜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

将人看作大自然的主宰，视大自然为人类欲予欲求的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是 GDP崇拜的另一个哲学支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被经济学奉为神圣的教条，一直影响着政策的形成。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柯布认为，GDP崇拜象征了哲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所反映的是“十八世纪观念”。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学都弥漫着人类中心主义。“从17-18世纪的重商理论，到亚当斯密的自由企业系统，从社会主义经济到凯恩斯的供求理论，都是人类中

心主义的和掠夺性的。”自然世界被看做供人类使用的资源，而非一个活生生的支持生命的共同体，人类的衣食父母。按照著名生态学家，“生态纪”理论的提出者柏励的分析，“我们世俗的理性的工业社会，用它令人惊异的科学洞见和技术能力，建立了一个无比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因此破坏了宇宙的主要法则。就是完整的法则，这是宇宙间所有事物都应该遵守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决定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而且决定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感受力。”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界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自然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滋养我们的身体，情感，审美，道德和宗教的存在。自然界是我们所属于的最大的神圣共同体。对自然界主体地位和价值的漠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层败笔。而与这个共同体疏离，意味着成为极度贫乏（丧失）人为人的东西。毁了这个共同体，也就是毁了我们自己的存在。”

3、GDP崇拜是现代占有式个人主义的产物

所谓“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又称“原子式个人主义”，就是把个体看作可以独立存在的原子，一如“构建大厦的砖块”，“理论上可以孤立于和先于共同体而存在”。而社会共同体则仅仅是这种原子式个体的“集合”。这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有机联系，所具有的纯粹是外在的机械联系。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和洛克等所津津乐道的“自然权利说”就是这种“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生动“体现”。这种个人主义把“占有”视为人的本质，因此无限推崇“占有”特别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原子式个人主义”与“占有性个人主义”可以同义互换。洛克就强调，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即使是生命权利说到底也不过是保障个人

(上接第1版)保持持续的动作、想法。如果你坚持这种无为法的静坐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态可能在感受上会弱一些，但实质上会净化地更快，可以更好地吸收宇宙能量，演化身体。各种有意引导呼吸的静坐或观想的静坐以及引导内在能量的静坐，可能会很快让你产生各种感觉，但这除了会让你执著于这些感觉外，它还会限制你的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提高了。而我们的完全无为的静坐方法，除有助于你把所有的执著都去掉外，还会以最快最无害的方法帮你净化身体、演化身体。在静坐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执著于任何感觉，包括静的感觉。一旦发现自己在执著任何感觉，立即就去静观。放松地坐，自然地呼吸和静观一切观念和情绪感受的静坐方法就是彻底的无为静坐法。

但我们这样说，绝不是排斥其他静坐方法，如果你喜欢就继续。我自己就喜欢尝试各种我认为不错的练功方法，玩一玩，通常会帮助我体验、认识一些问题，有时也会帮助我解决身体的一些问题。等我不想玩了就不玩了。同时，我在玩的时候，只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动作，如果发现我对它产生了执著，就立即清理那些观念。也就是说，我把各种静坐方法与静观结合起来。

休言女子非英雄：作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阿伦特

千高原

在20世纪的思想星空中，闪耀着许多熠熠生辉的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无疑是其中大放异彩的一位。在对阿伦特的定位上，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西方学术界都常常陷入一种纠结：阿伦特到底是现代主义的？还是后现代的？《阿伦特的不情愿的现代主义》一书的作者称阿伦特为“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也有批评家称之为“具有乡愁情怀的反现代主义者”。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峙思维的逼仄，由此可窥一斑。

其实，现实中的阿伦特是个复杂的多面体，一如我们每个人一样。终生都在为多样性张目的阿伦特，自身也是多面的，其思想更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她身上既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东西，更有后现代的元素。但做学问又不得不进行抽象概括，这也是一切学问的短板和无奈。

一定要让我表态的话，我还是倾向称之为“后现代思想家”，确切地说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为了避免任何概念都有的“以偏盖全”或“削足适履”，建议读者把这话阐释成：阿伦特的建设性后现代维度。如果说当年在编辑《后现代主义辞典》时，这一点尚不十分明确，那么最近刚问世的《阿伦特手册》，则坚定了我们的判断。

如果后现代是指“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那你没听错，阿伦特是后现代的。众所周知，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齐一化”，表现在思维上是“划一思维”，体现在态度上就是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尊崇“霸权”，处世“霸道”。因此，向形形色色“霸权”和“霸道”（包括我们自身的“法西斯”）说“不”就成为后现代的精髓，成为一切后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绝对是后现代的，这既体现在阿伦特侠骨上，又表征在阿伦特的温情上。既体现在阿伦特的“冷”上，又表征在阿伦特的“热”上。

所谓阿伦特的“侠骨”和“冷”是指对于西方现代性，阿伦特一直横眉冷对，持犀利的解构和批判的姿态。这既体现在她对各式各样的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上，又体现在她对“技术霸权”的挑战上，更体现在她对“进步”和“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的解构上。

尽管如此，但她并非为解构而解构。解构对她来说仅仅是手段，其目的是松动被齐一化长久碾压的僵硬的土地，从而为多样性，特殊性，偶然性和新颖性的生长营造宽松的土壤，

为生命的张扬和人的自由拓展挥发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当之无愧的是专制的阻击手与自由的守望者。这既使她与“专务批评”的，没完没了进行颠覆的解构一派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也显示了她的“热”与“温情”。

阿伦特的温情则体现在她深沉的社会关怀，体现在对一切生命的关爱上。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蒙（illumination），这种启蒙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热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它使我们在黑暗中感受到人世的温情，人性的温暖。

她说她对这个世界满怀爱意，那为什么她声称自己“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者集体和群体”呢？是的，她是说过下面的话：“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者集体和群体，既没有爱过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也没有爱过工人阶级或者任何类似的组织。我真正爱的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和相信的唯一一种爱就是对具体的人的爱。”（阿伦特访谈：《语言，只剩下语言》）

显然，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阿伦特显然有意与所谓的现代人道主义划清界限，她意在挑战人们对现代性所标举的“博爱”，“普世之爱”，“抽象之爱”的迷恋。君不见，许多声称“热爱全人类”的博爱之士，对身边倒地的老人吝啬地不肯扶一把？当然，我们更目睹了太多以“博爱”的名义做下的龌龊。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连个座位都不肯给老人让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肯遗弃，遑论其他？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曾写的那样：

爱的反面不是恨 希望的反面不是绝望 精神健康的反面不是疯狂 记住的反面不是遗忘 所有这一切共同的反面是漠不关心。

建设性后现代强调关爱他者，这个他者，既包括他人也包括大自然。

而这个“他人”既包括远在非洲的食不裹腹的儿童，更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和亲人。中国人更喜欢讲，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而按照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哲学，一切存在都是“互在”，生命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真正的现实是彻底患难与共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责无旁贷地关心他者/她者/它者。阿伦特也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世界中才能感受自己的真实性。而与他人的“共在”是我们确认自我、关爱世界的唯一途径。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在与他者的共在中，在与具体他人的具体关系中，我们才能谈及爱——“才存在着真正的爱，当然是最重要的爱。”阿伦特自己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她心目中的这种“具体的爱”。在其丈夫病重期间，“只要工作计划安排的时间允许，她尽可能保证在家中陪伴丈夫布吕歇尔的时间。”“他曾是他的避难所，并且给予了她真正的家。”

与拒绝抽象的博爱相联系，阿伦特对现代人道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同情”也持否弃的态度。你或许觉得她是个没有同情心的冷酷无情之人。她关于审判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阿道夫·艾克曼审判的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常常被人们指责为“冷酷无情”和“对大屠杀的受难者缺乏同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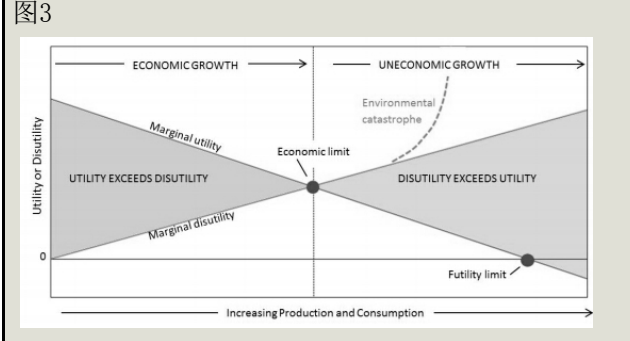
事实上，阿伦特并不反对对于具体个体的同情。她所反对的是普世的同情，抽象的同情，是居高临下施舍般的同情。她念兹在兹的是警惕“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虽然对“同情”保有警觉，但与其他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一样，阿伦特对“共情”却倾注了高度的热忱。所谓“共情”就是设身处地地去为他者着想，就是感同身受，这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高尚情怀。那高喊“宁愿华夏处处坟，也要杀光XXX人”的人“是否想过他的父母母亲孩子沉埋地下的情景。”（崔卫平），如果是你的父母和亲人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含泪杀牛，倒奶，你是否能依然振振有辞地说：“市场不相信眼泪”？

显然。对于救治弥漫于全社会中的愠气，共情心的存在是个必需。阿伦特的温情，她思想的建设性还体现在她反对象牙塔政治，主张把政治从书房中解放出来，积极推动普通民众参与政治，鼓励民众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针对古希腊哲学家“沉思”的传统，阿伦特提出“积极的生活”的概念，认为哲学家不应闭门造车，而应该作为（下转第4版）

(上接第1版)经济所取代时，它会以加速度递减（我们想必会先牺牲重要程度最低的生态系统服务，这就是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我们可以通过图3重述这一点，图3展示的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也就是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



从图中我们可以区分出限制经济增长的三种因素。

1. 当生产的边际效用降为零时，就会出现“无价值”（futility limit）的问题。即使生产没有任何成本，我们能消费多少并仍然享受其中也都是有限的。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喜欢的商品也有一个限度，就如同我们的胃是有限的，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感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在一个相当贫穷的世界里，穷人看到的非常富有的人仍然享受着额外的财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过度的，不仅仅对穷人如此，对所有人而言也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他们形式上都会否认无价值这种概念。然而，很多研究表明，超出一定的限度，自我评价的幸福感（整体效用）并不会随着GDP继续增加，这就说明无价值这个限度很重要。

2. “生态灾难”（ecological catastrophe limit）的问题，这一点呈现为边际成本曲线垂直向上迅速提高。一些人类活动或者新型的组活动可能会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或者成为导火索，而且会让我们的生态小崩溃。目前生态灾难的首选就是经济增长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引发的极端气候变化。在水平的轴线上，我们无法预测它会在何处爆发。应该注意的是，边际成本曲线会持续平缓地增长的观点过于乐观。凭我们对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的有限理解，我们根本无法自信地认为，我们已经正确地按照生态系统服务从重要程度最低到最高的顺序来进行消耗的。为了谋求增长，我们可能无知地先于不重要的服务而牺牲掉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边际成本曲线实际上可能是一条上下波折的不连续曲线，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去定义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限度，即经济的极限。

3. “经济的极限”（economic limit）指的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以及最后的净利润最大化。给经济划出一条界限的好处是，它似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极限。在无价值的问题出现之前，它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可能会先于生态灾难的爆发。最坏的情况就是，生态灾难可能与经济的极限重合，而且会间断地决定经济的极限。因此，评估灾难的风险并尽可能地将其包括在负效用曲线的成本之中，这点非常重要。

站在经济的极限向后看，就可以看到增长所产生的大量净收益，我们会问，“当经济增长带来了这么多好处怎么能够反对它呢？”但如果向前看的话，答案就是很明确的，即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且现在增长带来的都是成本，而不是净收益。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增加的生产和消费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它已然达到了经济的极限。超越了那个极限，它就会变成不经济的增长，因

为不断增加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贫困，而不是更加富裕。不幸的是，我们似乎仍然执迷地将其称为经济增长！实际上，你在任何的宏观经济学书中都找不到“不经济的增长”这个词。GDP的所有增长都被称作“经济增长”，即使成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收益。更加富裕（也就是更多的净财富）比更加贫穷好，那是不言自明的。重要的问题是，增长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吗，抑或开始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因为“疾病”的增加远远超过财富。但几乎没人问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反映这类病态问题的例子到处都是，即使不纳入国民核算之内，它们仍旧存在。而且还包括核废料、过量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多样性的丧失，枯竭的矿产，沙漠化，表层土壤的流失，干涸的水晶和河流，海平面的上升，墨西哥湾死区，大洋中的塑料垃圾环形带，臭氧层空洞，筋疲力尽而且没有保险的劳动力，以及为了推动金融领域的增长而超出实业领域，从而产生无法偿还的债务。

经济学家会说，图3所用的逻辑在微观经济学中很常见，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并用来说定义微观经济单位如一家工厂或一个家庭的规模。但那一逻辑并不适用宏观经济学，因为后者是一个整体而非部分。当部分扩展成有限的整体，会把机会成本强加给其他部分，因此其他部分必须缩减给机会成本留下空间。当整体本身得到扩展时，它却不会产生任何机会成本，因为它没有取代其他什么东西，它是向着外圈空间拓展的。但如图1所示，宏观经济并非整体全部，而是更大的自然经济和生态圈的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把机会成本强加给了必须进行核算的有限整体。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这一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想象GDP增长有一天会变成不经济的。

经济学家能把这张图表看作一种静态的图景，并认为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技术会让这种边际收益曲线朝上发展，而让边际成本曲线朝下发展，从而让两者的交集（即经济的界限）一直向右推移，这样的话，不断的增长就可以保持既让我们满意同时又变得可能。然而，宏观经济曲线的调整需要记住三点。第一，宏观经济增长仍受对有限生态圈的替代程度以及继续生产所具有的熵的性质所限制。第二，新技术诞生的节点是不确定的。人们所期盼的技术可能在我们越过的经济极限之后也没发明出来或者产生实效。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在等待和期盼曲线改变的同时去忍受不经济的增长吗？第三，让我们记住，这些曲线也会沿着错误的方向改变，也就是说经济的极限会反过来向左边推移。四乙铅和氯氟碳这类技术改进会让成本曲线变成向下还是向上？核能呢？或者水力压裂技术？采取稳态经济会让我们避免被推向超过经济极限的境地。我们可以努力去评估新技术而不是让其盲目地去推动增长，特别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经济的。而且稳态经济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抵御生态灾难风险的信心，这种风险会随着盲目增长和技术冒进而增加。（未完待续）

*作者赫尔曼·达利（Herman Daily）博士系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人，《为了共同福祉》共同作者，“柯布共同福祉奖”和“蓝色星球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首席顾问，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此文系作者2014年11月在日本东京的蓝色星球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译者王俊，1978，山东济南人，哲学博士，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山东省哲学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骨干。

美国西部的静美人——克莱蒙

——记美国西部著名生态城市克莱蒙

美国拉文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黄毅

每次去Pomona的SuperKing买菜，都要经过一座小城——克莱蒙(Claremont)。

在India Hill大道上开车真是享受，你不会开快，你舍不得开快，你甚至想赶紧找个地方把车泊好，徒步好好感受一下清新怡人的空气，探索每一个路口延伸之外的雅致。

带着这份好奇和欣喜，自然少不了经常光顾克莱蒙。日子久了，发现克莱蒙还真真是个耐得住安宁的小城。位于繁华喧嚣的大都会洛杉矶40英里开外的地方，克莱蒙实则是一座书卷气息浓厚的大学城。

Mudd College), 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以及科克应用科学学院(Keck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fe Sciences)。

深邃的美丽小城克莱蒙

机缘巧合，我有幸认识了设在克莱蒙的“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

成就了克莱蒙的学术高地。如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小约翰·柯布博士，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出版了西方第一部关于生态哲学问题的学术专著《是否太迟?》。

这当然使得克莱蒙在现实中进行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尊重他者，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这三对矛盾范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后现代农业，提倡建设绿色城市和打造生态经济。

例如德文·哈特曼与弗里曼·艾伦教授等人一起成立的“Cherp”社区组织，专门从事房屋的环保改造工程，为空调、加热系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提高能源利用率，保护人们居住的环境。

此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计划，市政府采取了大量节能、节水、环保的生态措施，成立了“绿色小组”协调各项工作。

克莱蒙就是美国生态城市、文明城市、和谐城市的样板。包容过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克莱蒙以其强大深邃的哲学观点融合社会学、科学史观和科学本身，将发展到极致却也显得苍白的现代科学重新赋予新的魅力。

生机勃勃的美丽小城克莱蒙

随着对克莱蒙的逐渐熟悉，我发现，在这安静深邃的外表下，它还如此生机勃勃。

三万多人的小城，七所著名高校。后现代的教育思想让这些高校秉承“教学是第一任务”的理念。他们反对书呆子，鼓励学生发展创造型、多样化和有领导力的个性。

来到朝圣地之后，我对克莱蒙的生机勃勃又有了新的体会。“朝圣地”是克莱蒙的老年社区，也是小城的骄傲。

需要门卫和保安。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长，不少人自愿身兼数职。如参加社区农业园艺俱乐部的人，大都有农业种植经验；而木工组的有些成员甚至还可以修复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

这是一个只收65岁以上老人的老年社区。很难想象，一群65——90岁的老人，每天都在艺术创作中寻找乐趣，在自我服务和为他人实现人生意义，在为了维护生态和社会和谐的创新中传播现代精神。

记得国内作家毕淑敏的一句话：只有当理想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而且它和广大人群的福祉相连，我们才会有大的安宁和勇气，我们才会获得由内而外生机勃勃的动力。

静美人克莱蒙，请接受一个中国学者的致敬!



左为本文作者 黄毅讲师

(上接第2版) 五、扬弃西式GDP，发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衡量幸福的方式

要纾解当今社会因为分配不公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要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走出GDP崇拜，就有必要把西式GDP请下神坛，就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式，发展一种新的衡量幸福的方式。

1、对绿色GDP的可贵探索

鉴于传统西式GDP的弊端日益凸显，所带来的危害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是到了将GDP请下神坛，让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诚然，扬弃传统的GDP，创造新的衡量进步的方法无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正如美国新经济基金会福利中心主任，《幸福宣言》作者尼克·马克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想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迫切需要找到一个GDP的替代品。”

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发明了“经济福利尺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1989年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柯布、克利福德·柯布父子又研究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2004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绿色GDP指数将取代原有的中国GDP指数，给最高级别政府和党的官员作为一个绩效指标。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可贵的努力，但目前尚没有一套与传统GDP迥然不同的能被世界各地广泛接受和普遍应用的指标体系。

2、绿色GDP的内在局限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绿色GDP的提出是一种异常可贵的努力，绿色GDP不仅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而且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根本上改变GDP唯上的政绩观。

然而从哲学上看，绿色GDP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许多方面承继着传统GDP的错误。

首先，绿色GDP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传统GDP崇拜的误区，还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从理论上说，“绿色GDP”就是在现行GDP的基础上，扣除GDP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外部不经济因素，加上地下经济活动、自给性服务和闲暇活动等外部经济因素之后的国民福利值。

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根本性的颠覆，而仅仅是对传统GDP的加减减。按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给出的公式：“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 (1)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2) 自然资源的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3) 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4) 自然资源所引起的经济损失；(5) 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6) 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

人文部分的虚数从下列因素中扣除：

- (1) 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2) 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3) 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4) 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5) 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造成的损失；(6) 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其次，绿色GDP依然没有跳出机械思维的藩篱，这不仅表现在它对“量化”的强调和耽溺，更表现在它对人们主观情感的漠视，这可以说是绿色GDP最大的短板。

正是这种机械思维，使人们依然将宇宙看作毫无内在关联的无生命的“死物质”或至少是“死寂的物质”的“堆积”，依然是把人当作机器(工作机器和消费机器)，把社会当作机器。有机共同体的繁荣和人们情感的需求依然在它们的视野之外。

对情感忽视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尽管绿色GDP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但人们依然会感到不满，依然会感到不幸福。因为人是个情感的存在。

因此或许到了用幸福指数取代绿色GDP的时候了。对此，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所意识。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我们不能只盯着GDP，而不顾国民是否幸福。”他甚至责令国家统计局局长制定一套衡量“国民总幸福”的方法，以了解国民的心理状况和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

(上接第4版) 出自己的祖先在一起。

做出彩虹的姿态，或者说桥的姿态，并不容易。我自己常常渴望自己像是桥一样，然而我会体会其间的疼痛。

但我通过与安吉拉的交流，更加相信相信柔软比相信强硬更艰难，相信彩虹比相信单一的红更艰难。

我眼中的劳瑞

劳瑞的耳环很别致，像花盆也像水桶，总之是可以装着什么美好事物的容器。劳瑞的项链也很别致，一层层的螺旋。

第一次分组讨论时，迟艳杰老师汇报她的论文，从杜威谈起，大家交流对教育现状的一些看法。劳瑞说，她小的时候，老师会教怎么擤鼻涕。

劳瑞拿出她的小竖琴弹唱的时候，溪水就在她手指间流淌起来，还有风、还有月光。她手简单而深刻，曲调上口又有变幻，像是中国的《诗经》那样风雅而隽永。

We all create ourselves out of our relationships.

这首歌是劳瑞和鲍勃一起创作的，讲述这样一个道理：人不是上帝创造的，

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不是由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在人与人的联系中创造的。

劳瑞更有一种自然的气息，在森林里、在溪水旁、在花丛中，劳瑞看上去更自在，好像她本来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劳瑞负责主持16 key ideas in Process Thought，事先她就安排大家做好预习，知道16个关键点。正式上课时，她让大家以话剧的形式表现出小组抽到的key idea。

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准备，有的组很快找到了感觉，有的组冥思苦想找不到办法。当时时间到了，不管准备得如何，都不得不登台表演了。

晚会时，劳瑞跟着歌手一起唱歌，为那个歌手做没有彩排的和声。她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没有话筒，共鸣的声音很大，像是天上发出来的，也像是大地发出来的。

后来，劳瑞又借了歌手的吉他唱自己喜欢的歌，这时她不再像中国的古典美人，而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儿。

我眼中的约翰

约翰(John Becker)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自称是王治河老师的“白儿子”，王老师则开玩笑说“在暑期班这么多女学员里，可能有人会成为帅小伙约翰的女朋友”。

廉洁、司法公正等)、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44项指标。这与一些地方公共财政单纯追求GDP增长相比，显然增加了“民生”的分量。其实，所谓福祉，也就是幸福、利益、福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感受。

约翰和王伟住的房间，差不多是临时的会务组。在搬过去一台打印机之后，我也去过几次。我发现约翰是不穿宾馆每天提供的拖鞋的，是亲身力行的避免浪费者。

他带大家一起了解因陀罗之网，网上的珠。他也带我们一起分享了一首诗，《请唤我以真名》。

虽然年轻，但是约翰的思维缜密，话语严谨。我的英语不好，但是我却很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语言精致的追求。

我眼中的其他老师、同学们

西谚说：“每逢好人开宴，好人不请自来”，建设性后现代的牡丹江师范学院正是宴席所在。我们参观了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校史馆，有艰难时刻的顽强生存，有积淀时期的励精图治，也有新时代来临的锐意进取。

赵倩是所有参会人员中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社区的女孩。赵倩分享了她家乡的风貌，令人赞叹。山西永济蒲韩乡村，一道光，似乎是除了怀特海幼儿园之外，中国建设性后现代的可见的美好。

刘晓明老师也为大家分享深圳宝安中学的一些先进经验。无论是积极发言的郭剑仁、黄英杰、宁凯、迟艳杰、马莹华、卢火青，还是相对沉静的陈理宣、杨明、孙刚成，每一个名字都因为名字背后的人变得更加立体而饱满，见到名字就想到这个人的举止。

陈静、王伟两位班长打理班级的琐碎事务，后生可畏，年轻有为。各位担任翻译的老师、同学有谢邦秀、胡秀威、潘璇、张卓远、张晶、刘益宇、王吉宇，他们使整个会议行进更为通畅。学习委员古琳创立了第九届暑期班的qq群，并及时

上传学习的资料，便于大家的后继的学习。文艺委员孙瑶、兰京、吴凯、温宏宇为大家准备的晚会。葫芦丝独奏、傣族舞表演，节目异彩纷呈。

“德不孤，必有邻”，以我们个人做起，行不徼的质直，终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建设性后现代的大道上来。

你自己的电脑了?

爸爸：我小的时候，根本没电脑。女儿：没电脑?那你们怎么上网呢?

为了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12岁的女儿向老父展开了巧妙的公关：

女儿：爸爸当你小的时候，你几岁就拥有

你自己的电脑了?爸爸：我小的时候，根本没电脑。女儿：没电脑?那你们怎么上网呢?

为了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12岁的女儿向老父展开了巧妙的公关：

女儿：爸爸当你小的时候，你几岁就拥有

你自己的电脑了?爸爸：我小的时候，根本没电脑。女儿：没电脑?那你们怎么上网呢?

为了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12岁的女儿向老父展开了巧妙的公关：

女儿：爸爸当你小的时候，你几岁就拥有

你自己的电脑了?爸爸：我小的时候，根本没电脑。女儿：没电脑?那你们怎么上网呢?

为了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12岁的女儿向老父展开了巧妙的公关：

女儿：爸爸当你小的时候，你几岁就拥有

你自己的电脑了?爸爸：我小的时候，根本没电脑。女儿：没电脑?那你们怎么上网呢?

为了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12岁的女儿向老父展开了巧妙的公关：

女儿：爸爸当你小的时候，你几岁就拥有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 (九)

东南大学 孙志海 博士

静观与静坐
静观是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在静坐的时候也可以静观...

紧张感就会一直在那里。当我们的所有思维意识活动都中止的时候...

去练习过其他静坐或气功的人来说，由于习惯，你会很自然地引导自己的呼吸...

1、静坐时全身放松地坐着，不要有一丝紧张感、僵硬感，坐姿可以随意...

在我们静坐的时候，从一开始，真正能够静的时间并不会长...

所以，在我们看来，那些观念出来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所以，按这种方法静坐...

2、在静坐时，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需要想，什么也不需要去做...

3、在进行静坐时，自然呼吸，不要以任何形式引导呼吸。对许多人来说，他才获得了人的尊严...

所以，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观呼吸，还是观想其他任何东西，或持咒，或守窍等，都是有为法。

所谓“积极生活”，就是一种行动的生活。就是实现由一个仅仅表达看法的“局外人”向“行动者”的转变。

环境问题是富国富人关心的问题，穷国穷人需要关心的肚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

大概因为我做基础教育的教师十四年，所以更多的时候“教育”成了我看待他者的重要视角。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这个难得的平台，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机构成员：
总顾问：姜春云，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跨文化对话》是中国国家教育部所属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定期性系列学术集刊。

《跨文化对话》的办刊宗旨是建造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对话平台，开拓一片对话的空间，打破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垄断。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跨文化对话》的办刊宗旨是建造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对话平台，开拓一片对话的空间，打破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垄断。

《跨文化对话》的办刊宗旨是建造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对话平台，开拓一片对话的空间，打破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垄断。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后现代宝珠

—2014年第九届过程暑期班人物印象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严中慧

我眼中的凯文

凯文 (Kevin Clark, Ph.D) 有着婴儿蓝的眼睛，表情里常带着儿童的好奇和天真。

凯文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要数他的孝顺，每天早晨他都给他103岁的母亲打电话。

《生态的自我》是凯文讲座的主题之一，大概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和储备知识的不足，我听得吃力。

有次晚饭后，我们选择步行回到宾馆。路上经过卖冰激凌的店铺，我买来吃，凯文很喜欢冰激凌。

我眼中的芭芭拉

大概因为我做基础教育的教师十四年，所以更多的时候“教育”成了我看待他者的重要视角。

当我怀着极大的语言自卑不敢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每次在电梯或大厅碰到，我都是尴尬地微笑着、沉默着。

芭芭拉在开班式第一次讲话时，提到了她热爱烤面包的事情，她讲到她喜欢烤面包的过程。

芭芭拉在开班式第一次讲话时，提到了她热爱烤面包的事情，她讲到她喜欢烤面包的过程。

芭芭拉在开班式第一次讲话时，提到了她热爱烤面包的事情，她讲到她喜欢烤面包的过程。

在分组讨论的那几天，每次她看到我，都在说：“做好！”我并不能够区分她是鼓励还是表扬。

芭芭拉是一位很棒的诗人，我们在一个下午分享了她的诗作《六种吃西瓜的方式》。

芭芭拉曾经对我说“我自己以前做小学教师的，我知道你做中学教师不容易。”

晚会那天，我对劳瑞说，我喜欢玛丽·奥莉弗。劳瑞告诉我，玛丽·奥莉弗是一个建设性后现代的诗人。

当我提着行李从酒店出门的时候，看到鲍勃和芭芭拉，我们拥抱。我一下子又变成了那个刚认识他们时说不话的人。

我眼中的Angela
Angela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导师，自我介绍时，她站起来，瘦弱娇小，眼睛发亮显得很有神采。

Angela说“我们还是在人性、仁爱和同情的能力方面是一致的”，她说“我们在一起就成了彩虹”。

（上接第2版）公民，积极地思考与评论公共事务。政治被她看作是每个人合格公民的生活方式。

环境问题是富国富人关心的问题，穷国穷人需要关心的肚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

大概因为我做基础教育的教师十四年，所以更多的时候“教育”成了我看待他者的重要视角。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一一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一一星星之火、步履維艱。

但是如果有一您的一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讓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

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國際標準期刊刊號 (ISSN) : 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 同仁敬啟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 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1060 CLAREMONT, CA 91711